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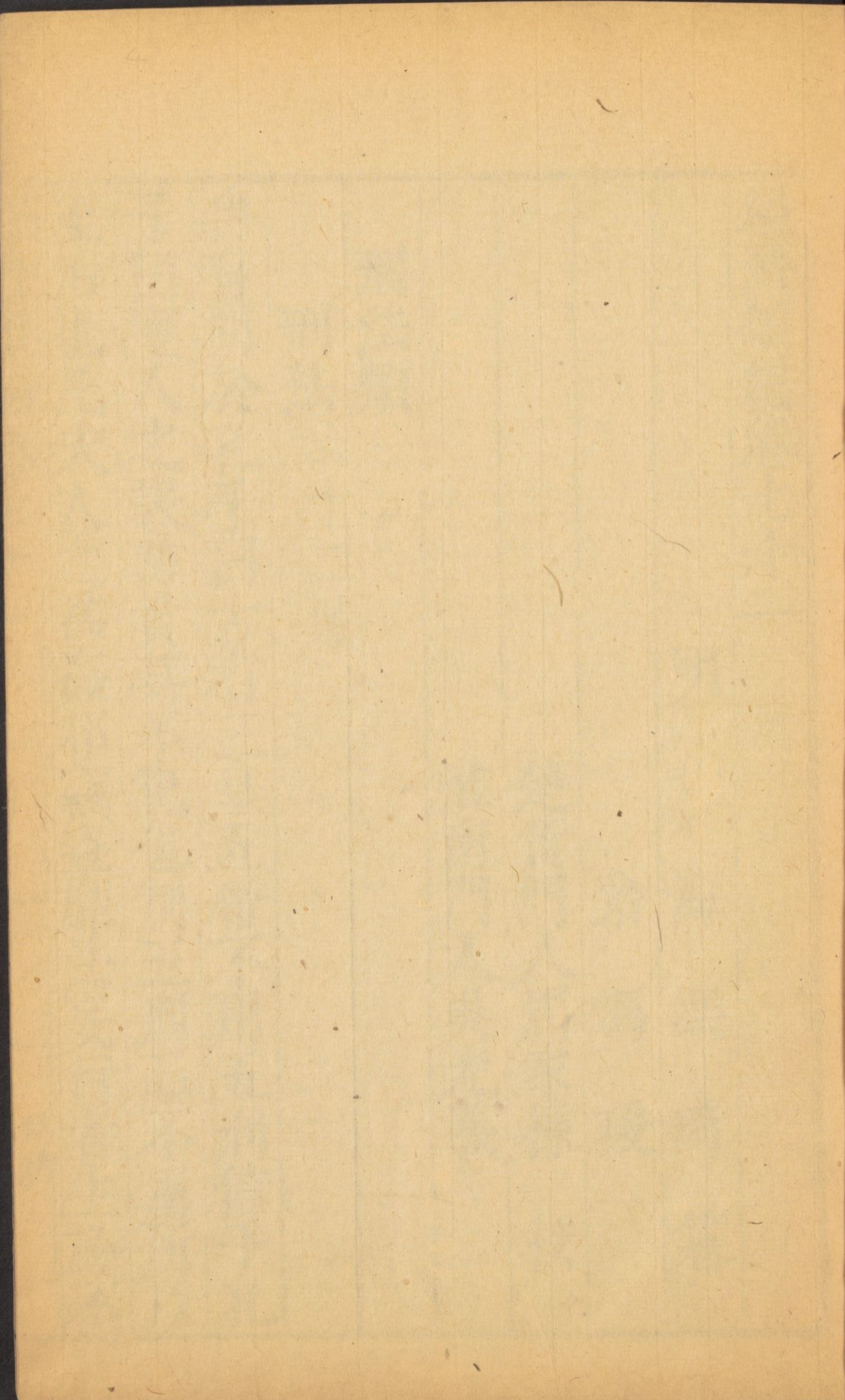
3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34)

Chen

4681.3212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明 馮琦 纂

馮琦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刑法類

六十二則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藏印

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

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筭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

別則曰帷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君不使人頸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粹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成之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也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道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壹成而

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凡作刑罰輕毋赦凡制五刑必卽天倫郵罰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

也刑是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也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煞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鳩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鼓乃免衛侯自是

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餽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

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
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
爲外患乎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
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
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
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
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
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
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臆聞
之國將亡必多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命敢忘大惠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墨子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收連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韓非飾令篇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未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授

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篇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疆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

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政有權亂君亦有政有權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

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倒言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爲也

秦二世燕居召趙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

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室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

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

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銅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腠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

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

經濟類編卷十一
一
二
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
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
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
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
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
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
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
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
謂大謬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
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
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
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
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
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
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
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
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
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

高哉隋漸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
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
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
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
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
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
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
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
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

其所欲故生賢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
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
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
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
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
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
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
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
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
所求得所求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

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漢文帝議犯法相坐詔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犯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母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景帝頒繫老幼等詔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遠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頒繫之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讞獄詔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宣帝置廷平詔 問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廷平秩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成帝減死刑詔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竒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

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章帝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司馬遷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

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
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
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
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
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
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
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
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
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聞於大較
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

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
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
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
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
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絳禍於越執非
寡也及其威盡執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
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
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
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
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

後且擁兵阻阨選端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
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
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
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
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
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
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
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
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
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

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
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
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
未常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
子者邪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
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
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
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
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
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
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
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
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
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
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
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

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
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
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
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
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
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
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
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
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

經濟類編卷之十一
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
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
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
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
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
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
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
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
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
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
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
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敞奏記王暢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
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
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

經濟類編卷之二十一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
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
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
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
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
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
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
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
入境讓心自生化人久益不在用刑

光武因日食遣使者舉寃獄出繫囚仍賜天下男子
爵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五斛夏
四月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罪一等其
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
故姦宄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議杜林
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
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
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

覽得失故破觚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䟽網
海內懽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至滋章吹毛索疵
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
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
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
合翻移

梁統亦以爲法令旣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
章乃上䟽 臣竊見哀元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二百
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
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

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
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
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
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
省肉刑相坐之法他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
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
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
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
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卽位日淺聽斷尚

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梁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

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庶衆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謨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聞者三輔

經漢類編卷七十一
從橫羣盜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畧吏人詔書討而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劫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

章帝時陳寵爲尚書令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法上疏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旣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于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

遂詔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于甫刑者除之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年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章帝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遂定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駁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父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

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
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
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
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
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
蠲除其敝

復上疏 臣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
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
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何
以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

臣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
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趨
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
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
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輕律
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應邵刪定律令爲漢儀上奏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
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
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
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一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
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开辟以來莫
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
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
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獄比例司徒都目
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
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
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
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
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悒聊以
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
石緹縉十重夫覩之者掩口胡盧而笑斯文之族無
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
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
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聞聖聽惟因萬機
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孔融上獻帝復肉刑議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
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

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晉袁宏肉刑論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子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劓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之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

刑

文帝時命賈克等定律令既成杜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

范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叅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

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旣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續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頓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旣居然許宗之情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讟此爲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魏韓顯宗上書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

系源類系卷一
三十一
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魏帝覽奏其甚善之

隋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

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唐高宗時李弘泰坐誣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決于志寧上疏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

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謗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若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卽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謗之類罪惟及身以罪校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罪此謂有傷春氣竊謂未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之道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于天時刑罰依于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雩禱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振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之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

朱敬則諫除濫刑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

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

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
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
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
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
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
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
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
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
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曰吾
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

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
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
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
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晷漏
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
者聖人之遠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
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
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
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
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

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遽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非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韋嗣立論刑法多濫疏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其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

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其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汚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

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冉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寃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益多寧

無冤氣冤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
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
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
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
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
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
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
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
願陛下深察

陳子昂諫刑書

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

之用仁義也伯者感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
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
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凡欲光宅天下追功上
皇專任刑殺以爲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觀陛下
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人發號施
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
德爲政將待于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
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
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
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倡禍

法合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
重設嚴刑與以懲創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游有
跡涉嫌疑詞相遠引莫不窮捕考劾枝蔓蟠拏大或
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
與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惶惶莫
有固志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
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
再造臣愚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
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
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

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
吊人之意 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冀大抵所告
皆以楊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慈又屈
法容之榜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惡之黨決意相
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
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
莫知寧所 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
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
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
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

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
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
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冤人吁嗟感傷和氣悖
亂羣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
之心怵焉而生矣 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
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
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
無罪明魏真宰有功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
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于疎網
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
誣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
羣刑死囚張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
之罪特蒙全活朽骨更肉萬死再生天地神祇實用
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八月以來天苦霖雨自
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氣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
會慶雲抱日五彩紛郁龍章竟天萬品咸歡宇宙同
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
爲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
者德也慶雲者佳氣也臣伏考之洪範驗之六經聖
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

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嘉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下豈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不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況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宮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况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

復讐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

夫枕干讐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作廉耻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邳人徐元慶先時父爽爲縣令趙師韞所殺元慶潛爲傭保爲其父報讐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一法也法之不一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讐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益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讐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

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
顯者於此矣然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
弊不勝堯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倘義元慶之節
廢國之刑將爲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
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禮誰救聖
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
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意而害公法仁
者不爲以公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
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徇于德也今若釋
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利非所謂殺
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
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
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爲國典

柳宗元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

徐元慶者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

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

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

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

亦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

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

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救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
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讐者哉而議者反
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
法令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斷刑論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

云云余不得已爲之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
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
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

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
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
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
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
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
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
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
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

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太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

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

經傳類編卷十一
四十一
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韓愈復讐議

子復讐見于春秋見於禮記又見于

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

意思立定制情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
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
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
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
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
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
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由凡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
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
失其旨矣謹議

周矩爲索元禮首按制獄疏 頃者小人告訐習以
爲常中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隸承接強梁非故
欲其然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爲功鑿
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揆摠摺脇籤爪懸
髮薰鼻臥隣矢溺曾不聊生號爲制獄將或累日節
食連宵緩間晝夜搖鏢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旣
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
太平何苦要反豈反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
是不堪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
其虛實者付令推之微諷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
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朝士側息不安皆

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聞有追揖
與妻子卽爲死訣故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
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
天下幸甚

王志愔爲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
則人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
以守文爲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臣常著
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論曰臣嘗讀易至萃利見
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
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
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
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真
正引由迎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
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
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
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應行之于
已余竊懼焉僕歛衽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袞
職用謹言爲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
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訓開物成務
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

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嘆其政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僇黜受色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而無咎矣乎觀魚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

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于胸臆之中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馬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違旨
論人死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
而不同不同而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
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
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
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言此則歸正不回垂
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
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
夫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
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

之味獻可替否而論道乃恢正體之節俟引正而遵
度故曰物貴相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
哉若以不同見議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
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
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
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王之德慎之
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
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爲廷
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
自能恕之豈可令臣之曲筆也肇知任寬恕是君道

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以平刑
爲峻將曲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密網內律云釋種
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
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
教爲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
卽心辯言僞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
豈是儒學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
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
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
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
嗃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于其家可移于國昔崔寔
達于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君宜寫政論
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
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
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
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僞積贓深
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捨銜
轡于奔縱請俞跗攻疾停藥石于膚腠適見鞅駕轉
逸膏肓更深醫人僕吏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
變爲唯帝王之令歟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

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爲言武帝垂涕嘆曰法令者高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膺哲登宸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斯養正于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政諤諤其節思爲社稷之臣蹇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爲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爲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思以爲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牛希濟刑論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

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
刑王者爲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于市明
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
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于威怒者也三代之後
五刑之用劓刑之屬最可以爲耻於衆觀者則知其
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憐痛于心犯者不能諱
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
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
者不以爲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
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

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斲
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于胥吏之手斷之
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鞠獄之法始於疑辨
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與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
不與者除其差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
奪隨其取捨以爲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爲弊之一也
畫灰爲獄誓不願入刻木爲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
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悉由其意孰可
與爭此爲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其真惡其輕
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繫無所不至

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默染富室以求賞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卽止此爲弊之四也具獄旣久改爲疑讞遠取之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俟赦宥此爲弊之五也箠拷之下易以強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于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捶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爲也卽平人孰敢與吏爲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冤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爲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旁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餓圜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爲弊之七也況外府法司又爲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書常兩血尚未足以泄其冤憤且刑罰

者遠於人非近于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
于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爲不道必
歸于法故商辛夏桀懸首于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
公卿之下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
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
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
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決獄先
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
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決獄之多少
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笞杖輕重之制
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清溫其所處饘粥每給其饑
渴決罪遍求于刑律察詞必盡于疑辨庶幾少塞其
弊當不濫于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裴子餘嗣濮王犯賊請免死議 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續故聖人但訊於羣臣仰採爰書俯窺刑
典應議之科有人議親之意特深犯死之條有二犯
賊之刑非重廣骨肉之禮則德盛而教尊崇錐刀之
禁則化衰而情莫謹按國子司南之嗣爵重阜陵當
膠東之榮位齊列無聞樂善有墜昭害但以刑故宥
過議人不捨武帝忍受于漢親抵罪可矜高祖約法

于秦暴則知原情輕重於事淺深哀死者之銜冤不以親而廢法憫生靈之無識不以法而陷人盜爲因官犯罪專殺以盜之此正盜而爲輕因殺而非重進雖傷於貪穢退非負于幽冤豈惟乾坤感氣雨露所偏然而睦彼親親須明惻隱

李吉甫又嘗言于憲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得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也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崔器將軍王去榮殺人議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縣令杜徽恩旨以其能放拋石免死奪官自身配陝郡効力臣等伏以法者天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敢專也若王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開元已前無者尊朝廷也當今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此名十惡科惡乃居其一殺本部縣令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

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養由基射穿七札楚王以爲辱國林慮公主男犯法漢君不爲減罪賤技則去榮何有受去則林慮可徵晉文棄原取信以信大于原也今陝雖要郡不急于法則海內無處不剋況陝郡乎

呂溫功臣恕死議 昔衛蒯聩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典近代惑者爲因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

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隴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雲雨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嚙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旣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

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克險隳突憲綱或姦鋒將發
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
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
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死爲使
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死地是增驕而啟姦適
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
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宜
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
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
生廉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
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
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
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柰何撓權
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
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

宋神宗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
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
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爲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
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

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
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
減論神宗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
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
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
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
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
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
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
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
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
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
已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
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
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
失乃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
堂以亂國紀願是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
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
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衢州
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顛將出

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司馬光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疏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

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倚撫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

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寬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錢易請除非法之刑 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錫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

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爲秦民者嘗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旣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剝椽黥刑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爲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烙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闔闔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變數歲前蜀部兩廻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

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烙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闔闔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變數歲前蜀部兩廻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

此卽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齧截斷割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爲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已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耻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僣僞悉蕩祥瑞疊現古

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爲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臟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寃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刑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剖心割脛獨

夫受行之已爲萬古所笑今以此爲刑臣耻之陛下必亦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吳育論詔獄疏 先王凝旒黠纒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卽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有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

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賂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也一日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耻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

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耻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蘇軾論刑政疏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

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況察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大察專務鉤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于小必畧于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皆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

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克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二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情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范百祿與門下韓侍郎書 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

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
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
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
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
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伯祿又烏能自
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
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
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之鬪殺劉垓之故殺
溫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
伯祿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且

以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伯祿頗知守官然皆
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
下以爲是伯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黨爲
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
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大輕也任聰御札到後
行劫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伯祿
實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聰與黨之寃欲辨而
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
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威者非
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

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
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
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爲己任欲爲朝廷
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
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事者爲後世笑侮之
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黨心規
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黨殺
我人執黨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爲明今疾其
凶暴規貨之慝則死有餘辜論其被執之時便通謀
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

年未爲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已殺爲文傷人及
盜則抵辜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
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厚情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
編管決杖遠竄粗且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殆無
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
三結約欲行強盜至三日昏時而劫甯新等家賊滿
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而
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爲約束
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
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強盜至死並決訖刺

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爲本部擬貸任職自謂畧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饑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已而後以罪諸民賦歛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饑不可得寒且饑矣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

秦之刑非不嚴烏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願遏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爲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臯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爲哉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
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
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
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終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刑法類二

執法三十八則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
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
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
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
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
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
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
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
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
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
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舉以其私黨也六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
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
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崇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一曰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

為天下逋逃王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敢而辱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才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告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于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文子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

執法

於鞮援矢於笥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
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
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
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
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
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
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
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
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
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
以與萬乘立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
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
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

漢武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
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

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
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
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
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
拜上萬歲壽

昭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
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
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
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
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
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
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
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
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
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爲士市不立剛
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
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
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
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大司馬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
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
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

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王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卽還宮訴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
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
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
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
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
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
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

董少平

順帝時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寃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

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桓帝時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史弼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

覽書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諫于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嶠澠之間大言於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膽護于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

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
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閔散懷金史
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晉武帝時李熹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
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
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
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
作侵剝百姓以謬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
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今熹抗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

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
乎其申勅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
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

崔洪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
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
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
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
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苟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

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
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
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
此

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
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
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
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
體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

臣聞宰寧國以理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
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湔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
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
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
景略固是夷吾子產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
唐太宗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
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
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
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曹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富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

中宗時雍州刺史竇從一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

經漢類編卷七十一
十四
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
動從一不能奪

供奉侏儒黃軼性警黠明皇常憑之以行謂之肉几
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曷入宮道逢
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
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肅宗以其善用
礮敕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
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之能免其
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

復何以止之若止舍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
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
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
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於大君歟伏
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
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律殺本縣令列
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
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
無法耶陝郡雖要不急於法

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

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

未畢償昱不可得憲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京兆尹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經源類編卷七十一
柳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
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
竟誅舞文者

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
已文宗時以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載義至鎮回鶻
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
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
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
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賞嘗詰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
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
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
四夷卽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
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
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
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
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
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京兆尹韋澳爲人公直旣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

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宣宗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卽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

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爲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搃殺之坐上股栗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

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
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
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寧而踣
及出寧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斷獄 四十二則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
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
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
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季羔爲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季
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
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
刑者曰吾不能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
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
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
于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
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
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
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

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
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
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
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
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
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
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
夫薄而可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

經濟類編卷之十一
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漢高帝讞獄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立生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

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二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寬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仗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

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

卽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明帝時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

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搯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寃故

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語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

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章帝斷獄皆以冬至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

經濟類編卷之十一
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
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芽而猶盛陰
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
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
深惟古人之道助三王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
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
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
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
吁嗟王道爲虧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

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
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
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 臣伏見詔書敬若

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
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
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
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
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
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

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始
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
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尚止之况於
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
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
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
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
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
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

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
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
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駁之據正
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
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
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
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
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猶

絕濟類編卷之十一
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
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
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
致死者非能勇義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
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
春一草枯則爲灾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
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
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
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
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
法亂政悔其可追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
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
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
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
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
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
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
校尉一統於督彭旣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

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
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卽爲斧鉞於
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
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
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
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
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
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
意帝曰善

王符愛日論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
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
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
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
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
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
孔子稱旣庶則富之旣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
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
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
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

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
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
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
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旣
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
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
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
則諂意以行昧不撓故無恩於吏行昧故見私於法
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在之

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
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
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爲訟其
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
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
旣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
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
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
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
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

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
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
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
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
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
思哉可無思哉

隋文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
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
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
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

劫執事而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
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
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
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
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
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
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
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
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
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
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
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
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
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
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
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

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
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
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
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
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
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
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劔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
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
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

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怕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羶上擣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擣蒲者皆杖殺之捶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句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系法類系第一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萬一聞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太宗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太宗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穎云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太宗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

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滅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

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武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案制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櫛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僊人獻果或使立高木

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縣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白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

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寃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旣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

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徒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熟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

傑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

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
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
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墮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
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
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
誑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
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
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
設齋三日而後行

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
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
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
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
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
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
囚日知以爲不可徃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
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

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襄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卽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

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

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竇德妃父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謀所司停刑上奏

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亦不死邪旣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

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

經解類編卷七十一
四十一
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右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

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趣無善迹促住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遽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二百段

玄宗時楊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瑄瑒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

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狗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曷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說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

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

又曰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
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
南惡處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
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付京兆與御史對鞫
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炆使法曹吉溫鞫之
溫入院先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
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其部吏素聞溫之慘
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
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炆薦

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
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
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
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歐陽詹片言折獄論 孔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
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
人不窮聖旨以爲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
折獄者有若是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獄折
而有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
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

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治法徇于朝示于野昭然于衆同方棄之所示容也君莫聖于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于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禹莫賢于湯莫察于文武莫智于成康於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則君子時或妄訟于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偏詞雖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朴扶之濫焉大卽性命必有鈇鑕之寃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蓋輕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者必然之理也

周立訴訟法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宋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厥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
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
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
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
決

哲宗時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
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
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謂
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

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
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
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
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
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
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
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
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
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
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

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擊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龔夬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

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德彌論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彗出四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漳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為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

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銀
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感匿焚
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
聖慈特賜睿言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止姦臣
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徽宗時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
婦兄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
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
御史蕭服徃代疇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
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

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
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陳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
東宮迹杭守蔡疑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
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
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
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
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
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
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

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
 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
 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
 何執中起遷人石慄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慄至執
 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
 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
 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
 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
 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

乎慄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
 中怒罷慄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
 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江公望論蔡王府獄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

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
 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
 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踈遠者尚且如此矧閨
 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
 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
 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

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爲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埴篲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問於父母兄弟之言爲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

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終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按牘箠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相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

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
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爲間言莫之離也儻形按
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
能磨滅况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
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
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
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
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留意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終

